

雨果说吉普赛姑娘爱斯梅拉达生了一张羊脸,温厚而美丽,我实在想不通。同是生灵,但予人类以牲畜的脸面,何以美丽?我想这果然只是男性作家的意淫。

可是我的同乡,她有一张羊脸,洁白无瑕的,纯真明媚的,与我截然不同的。

我们年纪相仿,一同在潮湿幽深的巷子里长大,炊烟升起时,踩着“二八二五六”的皮筋绳的女孩子们一哄而散,我就与她一起舔着冰棍慢慢悠悠走路回家。这时候她从布袋里取出一小袋盐渍梅子,分给我一半,我们看着对方被梅子染成绿色的舌头捧腹大笑。她也不是一向那么幸运,有时候会咬到一颗坏了的苦梅子,整张脸都皱成纸团,我会立刻吐出自己嘴里的梅子。

一路上我们会碰到这样那样的人,大多是相熟的邻居,他们上下扫视一番,笑眯眯地夸赞“两个漂亮女孩子”,这时候我记恨他们每一个人算木上的好心。

学生时代的我们依旧形影不离。除她以外我没有朋友,否则宁死也不愿与之同行;她有很多朋友,仍愿意时时刻刻与我一起。我知我的虚与委蛇和她的只取一瓢饮实际上是并蒂而生的花朵。

芳邻

外国语学院 崔维佳

毕竟她在体育课课后随意掬一把清水洗洗脸,连沾湿的发丝都是惊心动魄的美丽;毕竟我借以藏匿肥胖躯体的宽大校服,在她身上尽显青春活力;毕竟她有茂密而柔软的胎毛,恰好是发际线高耸入云的我不求之不得的。

她自嘲了解我,我突然很想拂开她挽在我小臂上的手。她的青春是清水芙蓉,而我绞尽脑汁雕饰自己,却只是弄巧成拙。我砸碎存钱罐,换了廉价的素颜霜和唇膏,使出浑身解数,试图像她一样“漂亮得毫不费力”,结果是严重过敏肿成猪头。

我只有努力在课业上下功夫,假想她是我的劲敌,对方越是云淡风轻,我越是杀红了眼睛。她成绩平平,也不甚在意。放榜的日子我总是找借口停在教学楼迟迟不归,在一众密密麻麻的名字中寻找熟悉的那一个,然后心满意足地为自己庆功,仿佛真的成为战

功赫赫的将军。可我究竟赢了什么?片刻的畅快烟消云散后,我也茫然了。

少女怀春的年纪,她爱慕校园里的一个少年,絮絮地说着他怎样好怎样好,脸颊结出两团红晕。我自然也认识她喜欢的男生,只是俗套的剧情绝无可能在我们三人之间上演,我的青春似乎都用来暗中与她较劲了,明明她不在乎的。不知为何她失恋了,我只记得她的泪滴扑簌簌滑落,像拉链划开面部,但依旧是美丽的,一张可怜可爱的羊脸。我无声地安慰她,滚烫的泪水滴落在我手背,烙出一串血泡。

她去了离我很远的地方读大学,或

者说我去离她很远的地方读大学。过往的流彩与美丽,荒芜或痛楚,终于也被我一并抛在身后,只是睡梦中还会有深巷里的冰棍和梅子,有时竟是她悲咽难鸣的泪眼,惊醒时却是我泪水悄悄打湿了枕巾。

距离我上一次见她,也过去很久了。我去她所在的城市出差,她兴致勃勃地邀请我看电影。我拣来拣去,最终随便放了一张光碟,看的是《绿夜》,剧情混乱,烟花绽放时,我倚在她肩上,思维也是混乱的。

她小声问我对电影的看法,她们是爱情吗?我看着她的眼睛摇摇头,她们的感情时时改变、不可定义,用有限的词句去形容,实在是悲壮之举。

影视作品中对女性关系的刻画实在匮乏,要么是不共戴天的仇敌,要么就是亲密无间、试图以“姬”为卖点的友人,有些无趣。

我对她的感情是如此复杂,我们是同源的,相互理解的,然后我们是相爱的。



外国语学院 崔维佳摄



测绘学院 姜旭二摄

夜色浓重,爷爷踏着雨幕走来,厚重的雨靴踩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,清亮雨水在灯下顺着黑色的雨衣流下,又悄无声息地在地上变得泥泞。

“晓光呢?”等了一下午的奶奶,听见爷爷回来的声音,急忙地攀上去。

爷爷没有说话,只是沉默地站着。

“晓光啊,你别跟奶奶捉迷藏了。”奶奶倾着身子向他身后看去,仿佛她的孙儿就藏在他的身后,可迎接她的只有空荡荡的阴影和远处看不见光的黑暗。

像是接受了孙儿失踪的事实,咬牙撑着的气球被瞬间扎破,潜藏在关节里的疼痛一齐发作,将她击垮在地。

奶奶知道她的孙儿已经失踪,殊不知我早已变成一缕游魂,在她的身边守了一下午。

我看见她在大门口处张望,花白的头发在风雨中凌乱,头顶的屋檐又短又窄,将她探出头的半边身子打湿。她多么希望街道的拐角处会出现她孙儿朝她奔跑而来的身影。可是没有,她等了一下午,只能发现雨滴砸在地上的声音越来越响,渐暗的天色混着雨水将前方的道路遮得严严实实。

今天街道上的人格外少,农忙季节已过,摘下的果子、粮食储存在室内,等待着天气晴朗的时候被卖出去。阴雨天,村子里的人无事可做,只能宅在家里。

爷爷种了很多苹果树,今年收成特别好,一箱箱白色的

镂空的塑料筐垒在仓库里,里面装满了红彤彤的苹果,是一个格外壮观的场景。这本来是我们家的喜事,可是爷爷却时常站在仓库里对着苹果叹气,像是那些苹果是会带来厄运的东西。

爷爷时常笑说我白天清醒时像只小老虎,精力旺盛,晚上睡得像头死猪,被人偷走

都不会醒。可那天晚上我好像醒了,我听见爷爷的交谈声在沉重的夜晚里传来,声音轻轻地像妈妈在我儿时哄我睡觉的摇篮曲。

“今年村里收苹果的还没来吗?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可咋整,这苹果再放可就坏了。”

“再等等吧,很快就来了。”

“……”

爷爷的声音在我的脑海里变得轻盈,我记不清他后来又说了什么,我只记得自己在心里默默地许下承诺——我要帮爷爷把苹果卖光!

苹果

(小小说)

测绘学院 杨萌

只能向爷爷说声对不起,我可能没办法实现这个诺言了。

哦对了,我是在我们家的苹果地旁“醒来”的,我不知自己被谁杀了,那段被杀害的片段像是被凭空抹去。我来不及观察周围,便被莫名的恐惧推着,逃回了家。或许是因为那些片段太过痛苦,所以记忆便擅自将它

们封锁。

我猜测自己的尸体被埋藏在那片空地,我不想去,也不愿去看,我想守着我的亲人,在彻底消失前再看他们一眼。变成一个幽灵后,我想起自己在手机里看到的3D街道实景图,那里是世界的里头,我在世界的外头,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了,只能看,只能等。

凌晨,雨已经停了,爷爷站在院子里的苹果树下,叶子上滑落的一颗雨滴落在他的脸颊上,他抬头,乌云散尽,漏出星光点点。远方,雨划过急速驶来的高铁,爸爸坐在车厢里,他抬头,望向窗外,黑暗中若隐若现的光落进他饱食忧愁

的眼中。今晚,对我们来说注定是个不眠之夜。

第二天中午,天气变阴,我的尸体被挖了出来。

村民们站立着,里面有村头小卖铺的李大娘,有馒头店的张爷爷,有我的好兄弟铁蛋,还有很多我熟悉的、陌生的人,他们紧紧贴在一起,围成一个圈,圈内是死去的我,里面传来母亲的嘶喊,父亲的吼叫,爷爷的尖啸。我站在圈外,泪水早已流满了脸颊。

我是家里唯一的孩子,我想起奶奶在我离家时让我不要走远的叮嘱,想起爸妈说等在城市里站稳脚跟,就把我和爷爷一齐接过去,一家人就能团圆,想起爷爷说我是他的开心果。我不复存在了,那那些叮嘱、承诺又该往哪安放呢?

奶奶说人死后,善人会去天堂,恶人要下地狱。我说:“那我死后一定会去天堂。”她先是肯定我说的话,之后又顿悟道:“小孩子不要说死。”

现在我死了,我猜测我一定会去天堂,因为我不是恶人。但那必然是之后的事,现在的我正在等待,等待天气放晴,等待爷爷的苹果被卖出去,等到我的亲人们不再因我而悲痛,等到警笛声响起,犯人得到应有的惩罚,等待光明重现。

我并不孤独,因为我知道你们与我同在。

天堂管理处

(小小说)

文学院 夏金融

妈妈说,人死后会去天堂的。一声巨响后,伊贝卡倒在了地上,痛苦地闭上了眼睛。

慢慢地,慢慢地,睡着了……

当她再睁开眼睛的时候,发现自己躺在一片绿地上,野花散发着清香,不远处有个散发着金色光芒巨大的建筑——高耸入云的哥特式,金碧辉煌的巴洛克风格装饰,里面传出童仆优美的歌声。伊贝卡不由自主地走进,雕塑画栋的一切吸引着她的眼球。

伊贝卡按照指引走进一个房间里,跟那些先到的小孩一样,坐在长椅上。

不知道从哪里传来妈妈的声音:“亲爱的精灵们,这里是天堂管理处,等钟声连续响了十二下之后,你们按照指示走到画着木槿花的门后,开启自己新的人生旅程。”

伊贝卡惊讶着,怎么会有妈妈的声音?

接着有旁边的小孩哭泣。

“我要妈妈,我要妈妈!”

伊贝卡刚想上前去安慰她,已经有一个金色头发的姐姐轻轻地摸着她的头。

“没关系的小妹妹,我们马上就能见着妈妈了,妈妈不在的时候我们要勇敢!加油!”

伊贝卡看到那个哭泣的黑色小女孩骨瘦嶙峋,金头发的姐姐好像比她大两岁,脸色发紫嘴唇发白。

寂静。

房间里传来一声钟响。

“你好,我可以坐在这里吗?”一种清亮又夹杂着沙哑的声音跑进了伊贝卡的耳朵里,她回过头看,眼前的男生比自己大一点,但是脸上脖子上都是又大又深的伤口,叫人触目惊心,衣服上头发上都是

土渍,他的模样吓哭了不少小孩子。

伊贝卡假装镇定说:“当然……当然可以,你坐。”她稍微往旁边跟别人挤了挤。

小男孩坐着,低着头,不说话。

伊贝卡也低着头,闭着眼,试图忘记刚才看到他的样子。

寂静。

房间里又传来一声钟响,来了一个蓝色眼睛上系着绷带的小男生,坐在那个“可怕的”男生旁边。

系着绷带脸上灰突突的男生率先说话:“嘿,老兄,我叫艾菲力,我的老天爷,你怎么伤成这样?”他的出现就像往池塘里扔进了一粒石子,泛起层层涟漪。

男生说话小心翼翼地说:“像花朵一样的朋友,你好,我是艾菲力,你叫什么名字。”

小女孩坐下说道:“我叫和原。你头上的绷带是怎么回事?”

艾菲力笑着说:“你是说我吗?我记得房间里着了火,下楼的时候踩空了,之后……之后我就来了这里。”说完便坐下了。

伊贝卡看着她:“你的身体好虚弱。”

“我母亲说我得了诱变癌症,医药费太高了……说实话,后来我的身体也撑不住了……”

孩子们你一言我一语,渐渐打破房间里的寂静,像湍急的溪流,有的人开始唱歌,有的人开始跳舞,大家手拉着手,不分年龄大小,不分皮肤颜色,不分国家类别,不分宗教信仰,眼前不仅有彼此的笑脸,还有“For auld lang sync”。

这时,艾菲力跳起了街舞,跳完之后他笑着问大家:“你们家里都有什么?之前有没有什么愿望啊?”

黑色的小女孩回答说:“爸爸妈妈弟弟妹妹,我最想吃的,一家人在一起吃饭,

呢。”

接着是三个人明亮的笑声。

“我是战地记者,这是光荣的。”

“我知道你是战地记者。”艾菲力笑着说,“因为你身上穿的是防弹衣,上实操课教官给我们看过。”

小亮看见伊贝卡头上、胸前的血迹,眼神里带着敬佩,说道:“刀枪无眼,你不怕吗?”

“我没见过刀枪,我只知道有无数炮弹炸毁了我们的家。”

房间里又传来一声钟响。

一个小女生颤颤巍巍地走进来,伊贝卡上前去扶了一下她。

艾菲力站起来鞠了个躬说:“像花朵一样的朋友,你好,我是艾菲力,你叫什么名字。”

小女孩坐下说道:“我叫和原。你头上的绷带是怎么回事?”

艾菲力笑着说:“你是说我吗?我记得房间里着了火,下楼的时候踩空了,之后……之后我就来了这里。”说完便坐下了。

伊贝卡看着她:“你的身体好虚弱。”

“我母亲说我得了诱变癌症,医药费太高了……说实话,后来我的身体也撑不住了……”

孩子们你一言我一语,渐渐打破房间里的寂静,像湍急的溪流,有的人开始唱歌,有的人开始跳舞,大家手拉着手,不分年龄大小,不分皮肤颜色,不分国家类别,不分宗教信仰,眼前不仅有彼此的笑脸,还有“For auld lang sync”。

这时,艾菲力跳起了街舞,跳完之后他笑着问大家:“你们家里都有什么?之前有没有什么愿望啊?”

黑色的小女孩回答说:“爸爸妈妈弟弟妹妹,我最想吃的,一家人在一起吃饭,

不饿肚子。”

伊贝卡说:“香甜的椰子,如果没有战争,我想全世界的人都会喜欢我们的椰子。”

张小亮说:“甜腻清脆的苹果,我能帮奶奶卖完,这样她就可以多休息一会了。”

和原说:“美丽的樱花,璀璨的花火,如果没有疾病,我又可以陪母亲看烟火大会了。”

孩子们相互说着比划着自己家乡的美好,邀请着对方去自己家做客。

张小亮说:“你们知道民族魂吗?”

伊贝卡疑惑地问他:“什么是民族魂?”

孩子们叽叽喳喳地讨论:“谁是民族魂?”

“是你吗?艾菲力?”

艾菲力的头像拨浪鼓一样,认真地说:“亲爱的,民族魂不是我。”

这个时候,钟声响了:“咚咚咚——”

张小亮若有所思地说了句:“民族魂说过‘救救孩子’。”

钟响了整整十二下。

艾菲力拉着张小亮的手,张小亮拉着伊贝卡的手,伊贝卡拉着金发女孩的手,金发女孩拉着黑色女孩的手……孩子们手拉着手往木槿门方向走去。

伊贝卡心里想,妈妈说,人死后会去天堂的,我不知道死是什么,我知道我现在遇到了很多新朋友,“民族魂”要救我们,他是个人。

木槿门发出月光般柔和的光芒。

“亲爱的精灵们,这里是天堂管理处,欢迎你们来到木槿门,请迎接好你们的新生,开始新的旅程!”

伊贝卡再次睁开眼,发现这是一个洁白的世界……

化羽

计算机学院 吕浩宇

阡陌林野,森森表表,在其中的人和不在其中的人,最终都要走到其中,为了别人,因为别人。幸好,我现在还是走进去的。

明媚的日头让人的眼界都堂皇了起来。其实人们常常敬畏鬼神和宿命,将自己的不如意归咎于命运的不公。人人如此,可惜韶华不逝。

鸣鸟啾啾,尘砾洋洋。每逢年关,这处久未人迹的郊林,也便热闹了起来。人们在一年份的求神问卜之后,开始了最后也是最终的供奉。在某日的最后一人离开后,此处便也重归于寂静,唯有啾啾簌簌,不至万籁俱寂。

每当去时,我向来是不被允许的。只有百无聊赖地期待归来,期待归去。偶有某年某节去时,我也只是不知所措,只看着旁人忙碌。林叶沙沙,不知满地黄土,究竟见证了了几度枯荣。

人间总有种种期盼,种种不足。“悠悠苍天,何薄于我”,是人们在人生未曾达到预期时的不甘。但是人的宝贵之处便是传承。

即便千年万年后,人们甚至不会记得我的名姓,不会知晓我的生平,但我的存在永远对当今的时代有着影响,即使微不足道,即使无人知晓。

但我来过。

在我离开后,身边依旧会有着鸟雀呼晴,虽然我不能再听到它们的声音,但我知道,它们就在这里,在这里,为我而鸣。

我的理想或许卑微,或许可笑,无以为据,但我的心依旧可以凭翼而起,见到千年万年后的光景,即使是我,即使不再是我。

我终将再度走进阡陌,只是借假别人之手。长日终会黯淡,我期待着我再度清醒,即便我不再清醒。

山川变动,沧海桑田,我依旧在。月生日落?无妨。只盼啾啾如日。

我与我周旋久,宁作我。